

將近一年零一個月始終無法把達那·諾幹緝拿歸案，上至竹東分局下至格那吉所有流域的地方派出所都承受著沉重來自上頭的破案壓力，督難派出所不得不再下一份藥引子誘使村裡人自願轉為線民。那一份藥引的貼子很簡易，一張紅框米色底 A4 大小的紙本公函，紙上印著達那·諾幹的黑白照，照片相當模糊幾已辨不出是不是他本人，或是說能否辨認出是主嫌與否，各分所也只能將就著使用好張貼在各村裡的公告欄上：

懸賞林務局林務員杉林嘉凶殺案主嫌○○○（泰雅爾族名達那·諾幹），新臺幣一萬元整。

分局並派出通曉族語與國字的通譯，在各派出所召集各部落集會，現場宣讀通緝函。督難派出所專案小組為了使懸賞函能廣為周知至所有部落村里，他們用鋼筆字刻印一沓沓公告函，費了三天三夜才完成二十八箱印紙，裝載上各自的警用野狼機車後座，逐一至各里張貼公告，三人擔憂追緝的訊息不夠下達至每個部落居民，他們積極的在每一根瀝青柏油塗上的木電桿張貼，甚至不放過任何一面牆面，即便是半倒的垛牆都貼滿了懸賞函，部落商店入口轉門、教育所與公學校新換的國民學校招牌空白處、掃墓節季前各家各戶的墓碑座旁、簡易的基督教傳教會所大門板上、稻田中移動的水牛腹側、鮮少人進出的日本駐在所軍械室石牆、釘在登山入口的神木巨樹上……他們認為極其所能的張貼在醒目之處，一箱又一箱的紙盒見底，也耗費了他們三天三夜，三人小組才作罷。專案小組每個細節處處都設想周到，不過他們卻忽略了一件重要的調查工作，在那年代接受過日治教育的成人絕對大於認得國字者比例，能識得國字的人少之又少，識字年齡也只侷限在才剛接受國民政府國語教育的兒童們。就算認得懸賞文的讀書人，絕大部份的人們心中懷著一把來自於傳統 **Gaga** 道德約束的無形尺，人們都選擇傳統泰雅爾族的文化緘默。

“kinqehan na squliq ga minkahul squ qutux nanak, memaw mstma' inlungan nya.” kmal qu cyoro Lebin Umaw mha minkahul squ qalang Smangus.

「罪惡的念頭來自於心中的一丁點酵，也會引發成人心的腐敗。」司馬庫斯的耆老雷賓·武冒感嘆道。

在張貼緝拿函之後不久，他感慨的道出心中的無奈，新臺幣一萬元說多不算多，處在極度饋乏的時代裡，公務人員的薪酬每月也不過兩千餘元，這可以合理的解釋一疊萬元百鈔也能誘發少數人的貪念，也間接突破了傳統 **Gaga** 的道德規範的集體約束。最是讓人們意想不到這一貼藥引子卻在達那·諾幹的近親表兄弟

梗將·伊洛內心發酵。梗將·伊洛站在公佈欄前，他緩慢的以有生以來對這些端正的字體仔細閱讀，他認得其中的一些，利用所識得的字體，拼湊出這兩行字的全部原貌，他佇立在公佈欄足足有兩個小時，不屈不撓的精神解讀文字，最終在他心底浮現了一個令他自己也不寒而慄的計劃。

“hiya qu musa kmal, s'abas qutux mang pila.”

「是他去告密的，就為了那薄薄的一萬塊。」

其實憲警單位長時間都在監控梗將·伊洛此人，他自幼與達那·諾幹成長，但是他的成長過程並非一般兒童正常，與達那·諾幹相對比，短矮而粗胖體形的他卻顯得膽小怕事，逢事便躲在達那·諾幹身後尋求庇護，但見風轉舵的性情使他在同儕不受歡迎，這得自於早期父母牴離的陰影使他容易忌妒其他親友，這也使得他內心常處在陰暗的心理狀態，促使他少年時期便接觸台灣公賣局的紅標米酒，酒精催發後鬧事不斷，落得部落流氓的惡毒風評。他平時喜愛戴著一幅破舊的望眼鏡，動機不為什麼，常常持著望眼鏡探頭探腦的尋找新鮮事，一旦見人擁有土地和發達時，他內心的忌恨隨即促發他陰險與狡獪的波動。梗將·伊洛內心的陰暗和行為的偏差讓他的臉形愈發蒼老、臃腫，與達那·諾幹並立對比時，原本小四五歲的他常被人笑稱為表兄。他常對周遭的朋友說那一句口頭禪，「我都是為了部落，但是部落總是要有人犧牲。」話雖滿口仁義道德，犧牲的總不是他，往往是他身邊的親友同儕，這也不難解釋，當他看道公佈欄上張貼的懸賞告示時，梗將·伊洛內心的深處發起了微微的罪孽，貪戀之心佔據了他的 **Gaga** 人格，為了薄薄的一萬塊，寧可犧牲其表兄達那·諾幹而向督難員警告密。

司馬庫斯耆老雷賓·武冒堅定的認為，逃亡將近一年期間，梗將·伊洛和達那·諾幹的相遇是一種多重咒詛。一說是在督難部落的傳統領域山林巧遇的兩人，受託對方的請託將所獵得的山產帶回部落的妻子蘇嫩·吉娃絲，兩人約定在相同的時間到位在鄰近部落德河亞楨的一處廢墟工寮相見，豈想梗將·伊洛見機不可失，下山後旋即向督難派出所密報此事；另一說的可信度則是薄弱了許多，也是出自於梗將·伊洛的自白。兩人經常約定在那一間廢墟工寮，身為表弟的梗將·伊洛協助表兄達那·諾幹修理改造獵槍的槍機總成至竹東模具廠修理，那把獵槍據他自述，並不是用來對付軍憲警方，回程中不想被跟監的警方鎖定之後，來到竹東修槍時被警方攔截帶至竹東警分局偵訊。他沒有撐太久的時間就全盤供出，懸賞金一萬元的利誘正中其下懷，甚至他未經屈打招供即供出與達那·諾幹約定的時間和地點。

「達那·諾幹在何時還會與你會面？」哈勇·留克訊問他，桌上擺放著一萬元的紙鈔。

梗將·伊洛坐在椅子上，沒有被銬上手銬和腳鐐，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盯著桌

上，沒有讓審訊人等待太久，他扭動頸部，握住拳頭頂著額頭思索了一會兒。

“pstnaq sami squ tatak squ Thyakang bih cyugal ryax 'nyal.” mucu qu Kencyan Iro.

「用國語回答！」哈勇·留克語帶輕蔑。

「就在三天之後的德河亞楨荒廢的工寮。」梗將·伊洛用再次用國語答覆。

2

警方押解梗將·伊洛返回督難部落，時間訂在三天之後的德河亞楨廢墟工寮為警方引出達那·諾幹。督難派出所的專案小組在前兩天已事先聯擊軍警完成勘察地形，工寮簡陋，屋頂浪板與鋅鐵皮牆面銹蝕斑斑，門窗腐敗，室內的樑柱與衍樑都已遭到白蟻蟲蠹，四五株櫻花樹點綴斜坡綠林。專案小組預先在派出所由小組長偕憲兵隊連長在前一夜共同沙盤推演，從派出所檔案室調出一本泛黃斑駁的官方日誌文件上清楚紀錄佈署方位：

時間：凌晨三點。

大部隊整備完成即先行到達埋伏地點德河亞楨廢墟工寮，在半小時內依次進入到各指定埋伏點進行部署。第一線人員為後山聯合警力，在工寮四周埋伏，指派與達那·諾幹有私交新光派出所前來支援的阿里山員警王所長在工寮前方第一接觸點隱蔽，等待梗將·伊洛引出目標後，由王所長負責與達那·諾幹的談判交涉工作，待卸下目標警戒心及隨身武器之後，投入所有警力合力逮捕目標；第二接觸點執行對達那·諾幹的夾擊，為所長甫亞·誰戶與哈勇·留克負責埋伏在廢墟工寮的後方角落處，必要時視情況變化，迅速投入協助王所長制伏達那·諾幹，避免目標再次脫逃。

大部隊就定位之後對錶，四點鐘之前，以憲兵隊為主完成第二圈包圍線，憲兵隊佈署於工寮上方外圍的樹林裡，全幅武裝持長槍戒備，關安全保險，不上膛，以免走火誤傷目標和第一線人員，如目標逃跑，則開保險，射擊嫌犯下半部為主，限制其行動能力即可。

第三層包圍圈交由支援軍隊連隊派員戍守各主要道路和出入口，形成第三層警戒線，所有軍士兵全幅武裝原地保持戒備，不得打草驚蛇，以免捉捕目標發現逃離。

軍憲部隊嚴陣以待，以火力層層覆蓋住工寮中心點，嚴防目標逃離包圍圈。各單位務必於四點之前完成部署，所有人就地休息不得發出任何聲響，等待目標

出現。如有異狀或突發狀況，各部應儘速回報指揮中心。

紀錄鉅細靡遺，末段一行加粗黑體字這樣標注著：

交戰守則，未經連隊長指示，不得任意開槍。

軍憲警計劃達那·諾幹在當日清晨七點現形，掉入他們所設下的天羅地網。計劃是如此的周詳，臨場狀況卻超出他們所預期的，或者說他們根本無從瞭解這一年來逃亡對達那·諾幹內心的衝擊和反應，事先預設的命令是單純圍捕，逼使達那·諾幹乖乖束手就擒，如王所長再三交待所有員警：

「依照上頭的指示，捉活不捉死。」

四月天，拂曉的曙光照射在控溪，把河面映得晶瑩人亮，山櫻花盛開，粉櫻妝點沿線道路，幾隻白頭翁在櫻花樹跳躍覓食，天空飄浮幾朵白雲。五點三十分左右，部落的婦女和鄰家換工一早就在小米田裡間拔，她們瞅見達那·諾幹愜意的走在田邊的樹陰步道，「就像發生命案之前，達那·諾幹一如往常的走在那一條熟悉的道路上，」當中之一的婦女斗蜜·芭蘭如此說，達那·諾幹也一如平時向她們舉手問安，婦女們也像平常回應他道聲早安，便繼續開始在田裡疏拔小米。杜馬斯·阿道大約也是六點鐘時在德河亞楨連接督難溪的日治鐵線橋遇到迎面而來的達那·諾幹，兩人擦身而過相視一笑，「他的臉光煥然一新，不像是被警察視為通緝犯逃亡這麼久一樣。」他極為訝異達那·諾幹沒有意識到死神與他是如此的接近，然而當他們錯身而過時，杜馬斯·阿道隱約嗅聞出從他身上散發出一股死亡的氣息，他在多年之後這麼回憶道，他無法用言語形容那股奇異的味道，接著在七點之後發生的事情，他重重地敲了額頭一下，表情後悔不已道：

“mnguciq saku balay ! aw baq sonkan maku sinnokan ka Tana Nokan qasa ga nyux pinqzyu' zyuwaw nqu hinqilan nya nanak.”

「笨蛋吶我！原來從達那·諾幹身上飄散的那味道是在傳遞一項死亡的訊息」。

早晨的陽光落在德河亞楨的山坡地上，「一切看起來都是如此的美好，就像三天前一樣。」梗將·伊洛身旁的駕駛員警拉令·亞威記得那一天出勤時在警車上對他說的話，時至今日他仍然不解為何他要說這一句話，很多年之後，他終於想通了，為了一萬元必需達成的任務，引出表兄達那·諾幹並且解除他的心防，看來一切都是再簡單不過。

達那·諾幹在七點鐘時出現在廢墟外的林務局登山道入口，他沒有在意四周的狀況，也沒有一如逃亡者回到近村落時左顧右盼的提高警覺。

湛藍的天空開始飄起幾團雲層，火燒雲呈現羽翼狀，灌木叢中的葉片上佈滿了晶瑩的水珠，在林間警戒的軍憲警體感到的霧氣和濕度的提昇。

約定好的七點一到，梗將·伊洛依約來到指定地點和達那·諾幹會合，他把槍機交付給表兄，兩人照慣例進行一次修復的槍機與獵槍的試合，不等試槍完，梗將·伊洛便以到空曠處看天空的名義暫時離開，就連向表兄話別的基本禮儀都省略去，留下達那·諾幹在原地等候，遂匆忙跑回遠處隱藏的警車。他坐在警車內，身體整個埋入軟墊，頭也不敢抬一寸，他把頭壓低於後車窗之下，他強作鎮定，頻頻擦拭額上的汗水，兌現了與警方之間的交易之後，剩下的就只是等待軍警合力逮捕達那·諾幹之後，正式領取檢舉獎金。

王所長在工寮暗處觀察達那·諾幹，見他忤在原地，他心想，他必定以為梗將·伊洛仍然會速返原地，為免等候的時間越長越是容易讓達那·諾幹起疑心，畢竟這一年多來他就像隻狡滑的狐狸四處躲藏難以預判他的行縱。達那·諾幹又再往前行距離所長約四五公尺時，在暗處的王所長見時機成熟率先步出工寮，怕是驚動達那·諾幹，王所長先是緩慢步伐走出來，也刻意堵在達那·諾幹入口的方位，雙方保持著四五公尺的間距。兩人雙目交會，王所長手抵在槍套上沒有拔槍的意念，他明白彼此間心靈相通都有相同的默契，知道對方不會就此拔槍相向：

「我看到你就像自己的親人。」王所長放聲道。

「……」達那·諾幹瞥過頭，冷漠以對他的溫情攻勢。

多年之後，這位來自外縣市調至德河亞楨新光部落派出所的**王所長**，在晚年時嘗**試從行將抹除的記憶中重建**那一場驚天動魄的設伏現場。他是從遙遠的阿里山鄉調派至異鄉的員警，「我和達那·諾幹如同親兄弟一般。」王所長提及他時如此描述他們之間的關係，但是埋伏的那一天，他卻意外的被安排在工寮入口的最前方，達那·諾幹出現時就站在他前方四公尺處，他用顫抖抖的音聲敘述他目睹達那·諾幹見著他時的第一反應，「達那·諾幹非常鎮定平和，不像是被圍捕多日的人，」王所長遇見他時的當下反應感到驚訝，「我們像極了平時在路上相遇時一樣，不過就差在沒有彼此寒暄。」第一時間他並沒有舉槍，確切的說是不忍舉槍，他回憶說，「我不敢下手，看到他就如親睹自己的人親，我就放行達那·諾幹，他走去所有警察事先埋伏的工寮，悲據就這樣發生了。」

天空風雲變色，遠方的烏雲全部向格那吉流域這一帶聚攏，濃密的雲層裡閃起雷電。

起初是細雨，幾分鐘後豆大的雨勢直落，兩人的肩上沾上雨點。達那·諾幹四下張望沒有回應他，眉梢深鎖，警戒心開始提高。他持續邁步向前走，兩人擦肩而過，王所長沒有攔阻他，許是出於私人的交情，王所長眼睜睜地目送他朝後方工寮走去，出於職責王所長不能主動警示達那·諾幹，在工寮後方仍然有另外兩位同僚正在第二接觸點埋伏著，可以形成前後夾擊之勢，迫使達那·諾幹棄械投降，但是王所長沒有思考到人性的變異存在著太多不確定的因子，足以影響到後續事態的發展，他就這麼輕易地行他前去，更沒有預料到接下來會發生的事情成為他日後揮之不去的陰影。放行的舉動是臨時的情感驅使，也非前一日預先的沙盤推擬，達那·諾幹走到後面之後就完全失控了。王所長在多年之後回想當時的經過，「我原本可以阻止悲劇發生的。」當下如果兩人在對峙時，他堅持不放行達那·諾幹離開，暫時挽留在原地進行柔性談判的方式勸降，也許到現在他還仍然會存活在人世。

天際逐漸暗沈下來，烏黑的雲層壓得更低些，在他們頭頂上的雷聲響起，正式敲響了雨季的開啟，此時此刻下起了雨中有雷，雷中有雨，現場所有人都被大雨淋濕，也被突如其來的轟然電鳴震懾。

王所長看著達那·諾幹的背影消失在轉角，他跟上前，副所長甫亞·誰戶頭戴鋼盔首先站出來擋住達那·諾幹的出路，達那·諾幹背對王所長，只見甫亞·誰戶慌張地掏出手槍指向達那·諾幹，被堵住後路的達那·諾幹狠狠地瞪視著他，他知道達那·諾幹正在思索著下一步的動作，甫亞·誰戶保持著瞄準姿態預防，兩人針鋒相對，那一刻之於他們就如一世紀之長。

哈勇·留克閃身跟在甫亞·誰戶後方支援他，他們不約而同的拔槍瞄向達那·諾幹，四人靜止僵立在破舊的工寮屋，任憑雨水淋濕。甫亞·誰戶緊盯達那·諾幹按在獵刀的右手，他的腦海一片空白，戰慄的氛圍讓他忘記了前一日活捉達那·諾幹的指令，也淡忘了對面的達那·諾幹和他有著相同的泰雅爾族，他的舌頭唸不起帶有舌尖捲音的 Tayal 的族群專有名詞，儘管在他眼前站立的男人是昔日和祖先一同的舊有形象，關於那專有名詞在驚險的圍捕下都漸漸被淡化，連帶的那一道命令在他空洞的腦袋裡逐漸遺失，直到一個本不屬於他的意念浮現在空白的意象之海上「開槍」二字取而代之。

甫亞·誰戶首先發難，他的身體不由自主的向後一個傾斜，手指微微一顫，食指自然的勾動板機。

砰的一聲！第一發子彈破空而去，副所長甫亞·誰戶射出第一槍。

時間仿如被放慢了數倍的影片，一格一格的放映，甫亞·誰戶的瞳孔放大，清晰地看見子彈穿透空氣撞擊在達那·諾幹身上打出一個彈孔。這一發子彈擊中了他的要害。這是不在預先推演的決定，也出乎哈勇·留克與王所長的意料之外

在場的四人，在哈勇·留克看來達那·諾幹透露出不可理解的神情，背對達那·諾幹的王所長目睹突如其來的一發子彈貫穿如至親之人的背後。

哈勇·留克聞槍響發起，他驚覺性的也扣下板機，第二發，從他的槍口噴出，子彈筆直的，如噬血的，貪婪的死神，尋找一幅肉體滿足的在軀殼裡四竄。

被突襲的達那·諾幹想要往前反擊，他頓感胸口突然遭到一股重擊，灼熱的，劇烈的疼痛感，使他的行動瞬間停頓，劇痛猶如電流般在全身擴散開來，皮膚、肌肉和骨節猛地被撕裂開來，他還想擎起獵刀，左腳緩緩地往前滑出半步，身子踉踉蹌蹌，接著右腿再次受到重擊便羸軟無力，一股刺痛和鈍痛感交織著席捲而來。身體承受衝擊之後，他失去平衡而不由自主地倒在地上，腦中一片混亂，溫熱的血液流遍全身，冷雨沖刷他身上的鮮血，他口中嚼出鐵銹味，呼吸變得狹促，耳邊的聲音與眼前的景象逐漸模糊起來。

第一線的三警佇立直視癱坐在地上的達那·諾幹，儘管身受槍傷重傷與失血過多，他仍然要拼命的撐起身子，三警卻不知道達那·諾幹還保留住最後一口氣息，想要趁著意識還清醒之前作最後的搏鬥。三人緩慢地靠近達那·諾幹，突然，他躍起身來往甫亞·誰戶方向衝過去，他奮力舉起手上的獵刀砍向他的鋼盔，力道之大瞬間把鋼盔劈成兩半，甫亞·誰戶覺得耳朵一陣割裂的刺痛，於是迅速地向後退開。達那·諾幹最後的困獸之鬥，彷彿如一頭身陷重圍被圍獵的黑熊，受到一群獵犬圍困在陷阱之中。

此時，埋伏狙擊的憲警也加入伏擊的行列，子彈刺破空氣，一時之間裡外槍聲大作此起彼落，至少百來發子彈從四周射向達那·諾幹，巨大的槍響迴盪在督難部落和德河亞楨部落兩岸山峪。

3

隨著槍聲終止，格那吉流域兩岸的世界仿佛在一剎那都靜止下來，唯有餘音在空氣中波盪。大雨驟止，一道太陽雨畫出的虹彩，從德河亞楨這一岸橫跨到另一岸督難河谷，七彩虹橋的色澤比平時更為明亮鮮豔。林中的櫻花樹突然綻開，血紅色的櫻花辦噴放在枝桠上。此時，山谷吹冷風颼颼，紅瓣禁不住大雨的降臨，雨珠打落樹枝梢上的花瓣，落葉飄浮在淋濕的地面上，隨著雨勢驟劇，水勢夾帶落葉齊向低凹地匯集。落滿了一地的櫻花瓣匯聚在達那·諾幹躺著的櫻樹下，遠看就像是一灘赭紅色的鏡面。三警搓揉眼睛，怔愣地望著這一片景象。半小時前雷聲狂吼，劇烈的雨勢，姑婆芋葉已撐不住紛紛東倒西尊，在雨中，達前·諾幹躺下的那一株櫻花卻是綻放得更顯茂盛，噴放如雨中的血櫻花。

達那·諾幹的眼睛逐漸模糊，眼神呆滯，他心裡尚存一絲意識。其實一切都是可以避免的，只要一點點警覺性，他心裡絕望地想。前一晚時烏杜乎在父親斐戶依·達那夢中顯兆，清晨出發前烏占大凶之兆事先已然預示。出賣他的梗將·伊洛的驚張神情與異樣，以及他本可輕而易舉以特種部隊兩棲蛙人的矯健身手躲過埋伏及時閃避漏洞百出的命案現場。一切都是如此安靜得異常。直到第一位放行者之前，他原本還是可以脫逃，就如那一隻曾經在圍獵時捕獲的百斤山豬在進入關口前原可逃離圍捕路線。他本可活命，至少和他的先祖一同被烏杜乎收割而非被神靈砍殺，和他們永居祖靈地厄杜汗。只要作為同一族的射殺者當中之一心存絲絲善念，只要他們之中的任何一人關起保險，只要他們念及同為泰雅爾族人而放下點三八手槍。

達那·諾幹仰躺在地上，彌留之際，他的眼瞳逐漸縮小，能見的視線也被黑色光圈的陰影遮住，此時他眼前的幻覺如幻燈片般一張張的播放，他看見父親尤幹·斐戶依在他出生時看著母親莎韻·達蘭抱著懷裡的他、滿週歲確定能活下來時祖父斐戶依·達利依照泰雅爾族博屋瑪¹的 Gaga 親吻他的額頭並給予他生命中的第一個名字達那·諾幹、十二歲時與弟弟伐度·諾幹陪同祖父斐戶依·達利上山打獵時射下人生第一隻飛鼠歡樂的場景……幻影瞬間加速飛掠，定格在長子鐵木·達那新生時臍帶脫落的行入世禮的 Gaga，入夜後祖父點燃松脂片照亮床鋪，又將他帶離家外唸祭詞祈求烏杜乎保護嬰孩一生；畫面快速地晃動過去，他又看到黑白色的幻影顯現出那一年部落族長帶領所有男人前往作惡多端又履勸不改的彼赫屋·阿凱家中興師問罪要求對方贖罪的械鬥場面。這時畫面又快速躍進之後又放慢速度，他看到每年的歲時祭進行著由祖父斐戶依·達利帶領三代共食團的家族在櫻花開季節時舉行播種祭，畫面一格一格的播放到小米成熟時的摘穗和收穫後的司謬斯²祖靈祭，祖父已不在由父親執行祭儀帶著七位男性長輩和鐵木·達前來到家屋附近的櫟樹呼喊著祖先回來享用祭物。最終，畫面定格在那一天中午潛返部落的場景，他在家門外隔著窗牆向內征征地望著妻子蘇嫩·吉娃絲與兒子鐵木·達那……他看見自己在那時露出滿足的笑容，他伸出手想要抱住那一團影像，但是臂膀軟弱無力，鮮血不停滴落，雙手抬到一半時，達那·諾幹嚥下了最後一口氣。

烏杜乎編織完達那·諾幹人生的最後一口氣息，一股力量提起達那·諾幹的身子，靈魂抽離出他自己的軀體，他飄浮在半空中俯視自己的身體仰躺著，他了然於心已被祖靈收割了他的靈魂，魂靈與軀殼分離時，他再也沒有先前劇烈的疼痛感，身輕如西列克鳥。達那·諾幹緩緩地昇起到格那吉流域兩岸的彩虹橋之上，他站在彩虹橋上俯瞰他從小到大生長的督難部落，一切都是這麼微渺，這麼微不足道，他心想。

¹ p'uma 博屋瑪，孩子在出生後父母帶著孩子到祖父母面前祝福並賜名。

² smyus 司謬斯，泰雅祖靈祭。

他看到上游野溪河岸邊，杉林嘉正在清洗喉嚨切口。上昇的速度不減，部落的建築物頃刻間縮小成一塊塊方格，青綠色的山巒連綿起伏，一條河道切割夾岸，他遠遠地搜尋自己的家屋，全部都縮成微小的方格與黑點。

“cyux inu ngasal maku ? cyux inu knayril ri laqiy maku ?” kmal qu Tana Nokan hiya nanak.

「我的家的在哪裡？我所愛之人在哪？」達那·諾幹自言自語道。

當他俯瞰整個格那吉流域和微小的督難部的那一刻時，一股難以壓抑的巨大的悲傷感和沉痛感，在他飄曳的魂魄精神的意識中心油然而生，他身處在虹彩之上，遙望流域裡以督難部落為核心四散在各半山腰的部落——督難、泰岡、養老、石加路、新光、馬里光、鎮西堡、司馬庫斯、田埔、平埡文……他的心中產生了莫大的失衡感，他感受到的是一種隱藏在美麗之下的無比醜惡，那麼美，也是那麼的惡，邪惡隱藏在故鄉的角落裡。在他回首散落在四處的部落，如果最惡與最善良正直的人們也都能在此稍一俯瞰，那麼流域裡的部落之間與人之間所有的恨與貪與冷漠與盲目都將於焉消逝。那些被國家與族群意識所定義的歸屬感和他者的藩籬盡將破除，取而代之的會是身為泰雅爾人的認同，一條從斯伐豔孕育泰雅生命的搖籃四百年遷徙史的血脈深深地聯繫起來。

一陣旋風大作，達那·諾幹知道他將告別他眼前的家鄉，他飛速地拉起昇至大氣層之外，四周頓時暗黑虛無，銀河璀璨閃耀奪目，他以目視的直徑近觀如此巨大的藍色天體，這視角令他感到敬畏卻夾雜著恐懼感。在他一生所認為的世界，其實只是在茫茫宇宙中的一顆小小藍色球體。

除了身處在黑色的死寂之中，達那·諾幹眼前所見的藍色星體帶給他沉重無比的壓迫感，瞬間也讓他失去了安全感。這時候他心中無以言說的悲傷感頓時加劇，他心裡想或是說他的靈魂思想著，在黑暗的空中遠眺這一顆孤懸於漆黑宇宙藍色寶石般的星體，閃閃發亮的藍色球體，宛若沙漠中唯一一片綠色沙洲，是他曾賴以生存一生一世之體，他卻感覺到她是如此的脆弱。也許他這一生只在藍色球體中的一點移動不曾遠離過，但在這湛藍球體內的某一微點之地，承載著他所愛之人，他所認識的人，他曾聽過在世界各地的人事物都承載在這藍色球體內，他曾經和三代的斐戶依·達那家族所有人生存在這球體世界內度過屬於泰雅爾人的一生一世，如今，他已成為過往雲煙，一縷將要飄泊的魂靈，走向厄杜汗歷代泰雅爾祖先祖靈之地。

連串慘劇的序幕。達那·諾幹的屍體由他的鄰居們負責從德河亞槓工寮抬到督難派出所前的廣場，憲警連驗屍的程序都全部省略。「軍方不像是對待死者那樣應該受到尊重，」村長烏巴赫·阿紀感傷地說，「處理擁有免死金牌的特種軍人達那·諾幹的屍體也只是草草了事。」未經軍法官的正當程序判決即遭到軍憲警當場擊斃，軍方在一通來自於中央的電話中表示，既然活捉不成就沒有必要千里迢迢麻煩敬重的軍事檢查官來到偏僻的山上，也沒有必要勞師動眾指派驗屍官和工作人員前去相驗，驗屍解剖的必要程序也一併簡化，如有必要逕自由地方派出所所長委派衛生所醫師協助相驗即可。

村長接到這命令之後，內心感到焦慮無比，他是經由象徵性的民選制度當選的農民，從來沒有見過任何大場面，況乎處理屍體一事，他像個無頭蒼蠅到處指揮。村長烏巴赫·阿紀從前是個倒楣的三年義務役士兵，在軍隊的三年裡，他學到的是無條件服從。他戰戰兢兢的接收上頭的指示，於是在射殺案後十點鐘左右發了一通電話到前山的衛生所，促請衛生所主任林醫師代檢相驗屍體，等待了兩個多小時，林醫師抵達時已近一點鐘。在那時代後山沒有所謂的冷凍櫃，僅憑高山上自然溫度保持屍體的冷度，如此熬過了兩個鐘頭的屍體也已經引來了督難部落所有的蒼蠅。

「幸好我沒有密集恐懼症，整個廣場滿是飛蠅。」林醫師到達時引發了他的恐慌症說道。

躺在派出所廣場的屍體用一條白布裹住，村長曾想命人特別製作一具符合達那·諾幹身長棺材，但是這個基本的要求卻被軍方否決，所以達那·諾幹的屍體被抬到派出所前時，也只是草草以一條白布包覆，屍體被放置在一片三分木夾板上，暴露在前來圍觀的人們面前，凡是見到那情景的人都說，那場面就如提親時擺地殺豬。

“mopuw kawas ini ku maniq sapat na lpyung maku, baha hmswa ga, ktan maku kmut sapat maki squ ryzyal lga lmnglung saku zyuwaw na Tana Nokan ru 'mukan naha pala plqwi' squ rhzyal la.” Kmal qu Lokin Watan mwah prraw mha.

「我將近十年沒有吃親友結親的殺豬禮，因為我一看到鋪在地上分豬時，就回想到達那·諾幹躺在廣場前的地上。」來協助認屍的洛金·瓦旦說。

更殘酷的是在接下來的驗明證身，讓現場的參與這過程的人至少半年不敢再碰觸豬肉。不到兩個小時，現場的工作人員和圍觀的村民的臉上都爬滿蒼蠅，拍打也無濟於事，派出所王所長從各家各戶蒐集電風扇，極盡所能開到最大風量，誓言要將蒼蠅驅逐，然而蒼蠅前撲後繼，在廣場上吹起黑色的迴圈，蠅滿為患，人們幾乎都快睜不開眼睛。他們除了在萬千蒼蠅的騷擾下進行，整個部落所有的家犬和野狗嗅到屍味時，獵犬不惜弄傷鼻子也要衝破圍網，牠們不約而同的都齊聚到廣場來，牠們就像在等待著中午的餐食，準備分一杯羹，就和飛蠅相同幾十隻野狗和家犬圍遶在屍體附近徘徊，不得不動用到軍警用實彈驅趕，幾個鐘頭下來，部落所有的狗都被無情的屠殺殆盡，狗兒的困擾解決了，至少有半年多的時間，督難部落裡聽不到一聲狗吠聲。

遺屬被禁止前來認屍，在林醫師抵達督難之前，村長烏巴赫·阿紀與幾位達那·諾幹的鄰居受委任負責驗明證身。日正當中，炎熱的太陽直曬屍體，屍血沾黏在白布上，射傷部位暈染出一朵朵赤槿，整塊白布從頭到腳十幾朵豔紅的赤槿花血染白布。他們掀開白布，達那·諾幹的臉容就像安祥的睡著了似的，嘴角銜著一抹鮮血，仍然不難看出他臨終前帶著的滿足的微笑。拉開白布之後，他們看到達那·諾幹的頸部出現淡紫色的瘀斑，猶若草海桐陪襯的黃斑和紫暈，一路攀爬至下半身，沿著紫暈斑，他們數算達那·諾幹身上的彈孔，總共是十七個彈孔。

十七個彈孔分布全身上下。胸口被五發子彈射中，其中最致命的傷口是在心臟上方，甫亞·誰戶射出的第一發子彈剛好就是在這部位。左肩鎖骨一顆孔洞穿過肩膀的斜方肌；一道傷口在肋骨附近，半邊肋骨打碎後皮肉組織也陷下去；腹部肝臟、胃腑的位置集中四顆彈孔，傷口特別深，子彈擊中後在他腹部引起的順時針旋轉如鑽孔機，徹底毀壞了他的內部所有器官，當他們把達那·諾幹翻過身後，映入眼裡的便是慘不忍睹的一片混雜在一塊兒絞碎的肉泥和碎骨，當場所有人看到這慘狀的瞬間，全部都轉過身吐滿了一地。右手臂被一發子彈射穿，整條手臂幾呈斷裂，只剩尺骨相連半邊骨肉懸著。其餘五發子彈命中下肢部位，大小腿和膝關節處，一道在右大腿開了一個洞，另一道在左大腿有兩顆彈孔，剩下的兩發子彈不偏不倚地打碎了他的兩個膝蓋骨，這幾顆子彈著實地限制了達那·諾幹的行動。

“yan na qbubu na hzing qu qbuci na Tana Nokan,” kmal qu soncyo Upah mha, “siy memaw tma' kwara qbuci nya.”

「達那·諾幹的屍體就如蜜蜂窩，」村長烏巴赫·阿紀親眼目睹時說道，「他的身體都被打得稀爛。」

十七個彈孔烙印在他們的心上，甚至可以說這十七顆子彈也分別射在他們的身上也不為過，成為他們一生揮之不去的陰影，凡是家族中舉辦婚事殺禮豬分肉時，他們都以要事為由委婉的拒絕出席一場又場切割豬肉，遍滿地面打包妥分送紅色五斤袋的禮豬，達那·諾幹裹白布的記憶又會再次被掀開。

衛生所主任林醫師完成了協助檢查官代行襄驗的工作，他在簡便的驗屍報告上作了最後的驗屍結論，死因是胸口近心臟的彈孔，腹部粉碎性傷口為次要死因。從三位第一線員警的口供，他感到驚訝的是，一般人在接近心臟處的射殺之後將失去所有行動能力，並會在短時間內因心臟大部失血後衰端，死者達那·諾幹卻能在第一發子彈中彈又身中數槍尚能作最後的拼搏，林醫師在結案報告的末尾用紅筆眉批，「非常人所能。」下了最後的總結。襄驗結束之後，達那·諾幹的遺體並未移入棺木，而是等待準備移送殯儀館直接火化。

屍首在制高點的派出所廣場曝曬整整一日，達那·諾幹屍身的彈孔開始流出赭紅色的血水，血液順著水泥地面的裂縫滴落到鵝卵石砌成的垛牆角下，沿著低窪的地勢匯集在一處凹地。一路上沒有任何人發現，也沒有人踐踏到，血水宛如被賦予了新生命，自動尋找朝向終點，最後停止在達那·諾幹的家屋門前，被限制行動的斐戶依·達利一家正在家中焦急的等待消息。妻子蘇嫩·吉娃絲正在廚

房剖自養的土雞，她似乎感應到了什麼，她不由自主地從廚房裡走出來，手上還拿著菜刀，她走到家門開啟門門，地面上的血水在她眼前停止，血水傳來一陣陣硫磺及淡淡的煙硝味，蘇嫩·吉娃絲心裡震了一下，她想起過去在娘家聽到母親吉娃絲·樂伐克述說過一則部落真實的故事，那年她還小，一直以為那是虛構的神話傳說，及至看到地上的一灘血水時，記憶再次從海馬迴湧出，她憶起母親在夜裡說起的故事：

「我回憶著當時祖母北拜·給怒常在床頭說起代書的故事。很多年以前，部落曾經有一位老婦人以泰雅芋麻織布編織的麻繩，在她頸部綁上三圈死結，在一號地上懸吊自縊，根據案發現場的族人說，至少花了半小時才順利把她從綁繩上解下，解下後才發現他口袋內剩半罐的巴拉松，自他的褲裙和順流而下，隨著七竅流出了的黑血，一路流著，流到這塊祖地上的祖墳前，停在老婦丈夫碑前，匯聚成一灘黑色血水，驚見這異象的承辦員警比令·亞布說：

『這灘黑血即便豪雨豔陽也未曾稀釋淡化及消散，反卻發出一種無比奇臭的腐味。』

這一股臭味隨著風自山谷溝吹去，經過高岡溪旁支的卡拉溪，延著塔曼河支流的野溪溪澗飄盪，一路飄揚到位於遠在三公里外的河谷盆地——代書的白色莊園。當時代書正在舉辦每月例行性的奢華饗宴，邀請地方工程建設官員及警政高官，就連教會中的聖職人員也曾是他的坐上賓。

濃濃的腐死味瀰漫整個莊園，象徵著高山上官階最高的官員、宗教的中堅和地方政要們，因為禁不住這股臭味，於是紛紛向主人告別，匆匆離席，官員中曼妙身姿的妻子也顧不得掉落的高跟鞋，就是要趕緊坐上座車逃離這被黑靈污染的白色莊園，奢靡的宴會也就這麼短暫的不歡而散，酒席上的號稱難兄難弟的人們也抵擋不住一股死亡的氣息。足足有三年之久，這股味道一直消散不去，直到莊園被土石流沖垮。飄浮味尤其在玄關大門前格外地沈重，即連肉眼皆可視及門前，有一團團灰黑色浮游粒子，如粉塵般漂浮在門口前。

起初代書只是在莊園宅邸內放置除臭芳香劑，但仍無法蓋過這股腐味，於是他請長工們再買百來罐放在園內外各個角落，無可奈何的這股味道著實強勝過這千百罐芳香味，逼得他再購置上萬罐芳香劑，『看是你的腐味重，還是我的紙鈔味重。』代書堅定地說，在他以大量放置香罐後，族人經過園屋時，便可看到方圓一里近十甲土地上，皆是成千成萬的芳香罐，就連門窗上邊緣，乃至屋頂、工作房、花房和車庫屋頂也擺滿了從各大賣場收購各式各樣芳香罐。就算如此，香味依然無法掩飾腐臭味。最後迫使他耗盡百萬元，僱用全國除臭權威專家，日日夜夜進行消毒除腐工作，除臭大隊利用不下數十種科學方式，最終他們也不得不承認，向白色莊園宣告：

『科技不能勝過怨靈。』

隔天晨起，代書一家人齊聚在餐室內用餐，他們需要遮掩著鼻子才能啖下食物。那令人作嘔的臭味，自夜間開始就成為代書的夢魘，燻臭了他睡夢中所有的美夢變作惡夢，使他連晚上睡覺需要戴上氧氣罩，才能入眠。實在是過於噁臭，即連園內昆蟲都不再駐足，期間園樹看不到任何一隻蝴蝶、飛鳥，只要飛入這園上空都因腐味從天墜落。鄰近的貓犬也都是寧可繞過一個山頭避開此地。即便在園內池子裡的金鯉魚群也翻了白肚；地底土撥鼠、蚯蚓甚至要挖掘到三尺以下，才躲過這惡耗。莫可奈何之下，所有眼可見的四腳動物、節肢昆蟲，屋內的老鼠、蟑螂、壁虎也在短短一個月內淨空，聞不到任何活物的氣息在樹林、在木屋和在原野草坪上。長工及廚工因為受不了這臭味，不及一週便向莊主遞交辭職書離開，連代書的妻兒也受不了，便對他說：

『你要固執到何時？難道你要死守這孤魂野鬼占據之地嗎？』

說畢便倉皇地攜帶一箱重要文件，領著一對兒女告別這曾是繁華一時一方的莊園，並且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將戶籍遷離部落，妻兒離開大門後，他從此再也未看過他們踏進這門。祖母說，妻兒們寧願到鄰近的城鎮買下一間便宜的公寓遷居入舊厝，也不願再返回到那令人感到恐懼得噁吐的土地。每逢部落司謬斯祭的重要祭典，代書總是會捎一封書信給他們，但信件從未回寄過任何消息，此時莊園內，除了代書獨自一人之外，也只剩一片死寂陪伴他往後剩下的日子。」

蘇嫩·吉娃絲被這一幕驚醒，手上的菜刀掉落在地上砸到她的腳上，刺痛感將她從過去的記憶拉回現實，她被血水中發出熟悉的聲音所召喚，循著血水的路線走去，一路上她忐忑不安，拐了幾個巷角，途經滿面彈孔的衛生室牆面，來到了派出所廣場前不遠，她被人群和軍警拉起的封鎖線擋在最外層，隔著人群，遠遠的，她看到廣場上躺著一個人，腳底板裸露在外，無數隻蒼蠅如烏雲般圍繞在屍體周圍盤旋，十幾臺電風扇朝著地上的方向吹，她走近一看，飛蠅和風扇嗡嗡聲瀰漫在空氣中，屍體蓋著一條沾滿花朵般的白布，血花印一般的白布不停地飄曳著。

三警拖著疲憊的身體回到日治時代遺留並延用的杉板牆面和黑瓦屋頂的派出所，那是一棟十六尺四方的簡陋空間，他們坐在值勤室旁的接待客廳，值班臺左側是開放室辦公室，正面對視的兩道窗戶撒下晨光，右側是ㄇ字型的坐椅和擺放一張茶几，桌上擺放著簡單的早餐：地瓜稀飯、肉鬆、小魚乾和一條煎魚，後方則是槍櫃室，他們依照繳還槍枝的標準流程清理槍枝與清點彈藥，三人都剩下幾發子彈，他們用蘸防銹油的抹布清理槍管和槍身，一股火藥味充斥在槍管裡，三個人花了三個小時仍然沒有辦法把味道擦盡，「無論用多少肥皂和菜刮布怎麼沖刷，幾個月下來沾到槍管的手和槍枝仍然洗不去那氣味。」村長烏巴赫·阿紀聽到哈勇·留克說，他們同時聞到派出所外播散出火藥燃燒後殘留的氣味，坐在椅子上依靠嗅覺往更濃郁的方向看去，廣場外飄來和槍管內相同而詭異的的硫磺與煙硝味，他們望向桌上的早餐，原本飢腸轆轆的肚子，這時候三個人都已經完全沒有了食慾。

後送達那·諾幹的屍體時間到了，村長烏巴赫·阿紀特別為亡者預備的棺木都被棄置，只用一條白布草草打包，抬上軍車送到火葬場，家族沒有一個人能夠見到達那·諾幹最後一眼，沒有簡要的教會告別儀式，達那·諾幹就被移送火化。被槍殺後所遺留的這一股火藥味足足有三年零六個月久久未曾消散，以派出所廣場為中心播散到督難部落每一個角落，靠近派出所四周的竹林樹葉都枯萎，就連拾起每個角落菌種的玻璃瓶裡邊都能夠聞到瓶裡的火藥味，唯有斐戶依·達利的家中和各家各戶竹屋烤火時得以燒去這股味道。火藥味夾雜著淡淡的屍味，深入到督難國民小學，學童上課和用中餐時要依賴夾子夾住鼻子，不少學生因此休克昏倒，因為這股揮之不去的氣味學校不得不遷出所有的學生到鄰近五公里外的學校就讀。部落商店的吉娃絲·阿力被迫關店休業，畜養的家禽雞鴨鵝類都因此死亡，樹林中的鳥類遷離棲息地，候鳥改變千百年來不變的飛行路線，天空中不時有誤闖的飛鳥墜落。控溪流域的苦花魚一夜暴斃堵住了河道，魚池中養殖的紅鰱魚都浮出水面露出魚肚白，養殖戶損失數百萬血本無歸血壓飆破兩百當場中風。衛生所主任林醫師公告衛生室每週的夜診轉移到德河亞槓。煙硝味最濃厚的就屬執行射殺達那·諾幹的指揮中心督難派出所，為了持續監控部落與安定民心嚴防部落發起連鎖效應，始作俑者射殺達那·諾幹的三警忍著偉大的耐心留在派出所裡執勤，一開始他們在鼻孔塞住綿花，就寢時以口張開呼吸讓他們噁吐連連，他們在派出所室內外擺放了各式各樣的除臭劑，派出所的門牌都被遮蔽，走道都塞滿芳香劑難以行走，值班臺前瓶瓶罐罐的除臭劑堆積如山，甚至都遮掩到值勤員警的頭部，到派出所申請登記入山的登山客咸以為這是一間專門臭芳香劑的專賣店，到了第二年，他們失去了所有耐性和瀕臨崩潰之下發函至分局請求調離原單位，他們得到的回復是：

「堅守崗位，誓死不退！」

在近乎絕望的等待被否絕之後，他們三人都罹患了嚴重的失眠症，眼窩深凹，面色如將落的秋楓枯黃，白晝不時遇見一團黑色霧團圍繞在他們的身邊，需要靠加上普通病患雙倍上以劑量的安眠藥劑才能勉強睡著。儘管達那·諾幹已火化多年，但在他們三人身上的火藥味仍然久久不去，這股味道終身離不開射殺者周圍，宛如咒怨般跟隨著他們一生，直到發瘋而死。